春儿

南乡

六岁那年，我被送到姥姥家。那时和姥姥家作邻的一户人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每天背着一只和身体不太成比例的大箩筐下地打猪草，每当她走过姥姥家那道矮矮的篱笆墙，总会用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怯怯地望我一眼，又匆匆离去。她似乎很怕羞，从来不说话，甚至对我这个小客人也不例外。

姥姥每天坐在院子里，戴着老花镜做她那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我只好在那慵懒的阳光下独自玩耍——捏泥人、做水枪，有时嘴里还不住声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终于有一天，我“哇”一声大哭起来，姥姥急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问我咋了，是被蚂蜂蜇了还是咋的？我只是使劲地用哭声诉说我的孤独。

后来，我睡着了。到傍晚醒来时却意外地发现，栅栏门口有一双大眼睛正平静地望着我。我痴痴地打量着她，似乎还没从睡梦中醒来。她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红棉布夹袄，瘦而稍短的黑粗布裤子，膝盖处打着两个很匀称的补丁，瘦削而黝黑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姥姥说，她叫春儿，比我长一辈儿。姥姥让我叫她春儿姨。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跟着春儿到野外打猪草。

那是个春天，村庄里到处弥漫着花的清香，和新鲜叶芽发出的微苦味道。

春儿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怕羞。记得她为了追赶一只大蝴蝶，竟光着脚丫绾起裤腿，趟过乍暖还寒的河水，一直追到对面的堤岸。她还掐了一朵小花别在我的缨子头上，又掐了一朵别在自己头上，调皮地问我好看不。春儿还在那田间小路上教我写字，更令我佩服的是她还会画画。她告诉我，碧绿的田野是用豆荚叶画的，红红的太阳是用染手指甲盖的小桃红画的，但让她遗憾的是小桃红花的颜色太淡，总是画不出理想的太阳来。

因为有了春儿，那个春天在我的记忆里，才没有被岁月的风雨涤荡成苍凉的灰色调。

几个月后，我就在姥姥的家乡上了小学。那天，当我背着书包去向她炫耀时，那双眼睛里并没有出现我想看到的喜悦，而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怅惘。可惜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我才知道，春儿原本是上过学的，因家里穷，小学二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

她又要一个人去打猪草了。在我上学的路上，时常会看到她一个人孤单的身影，背着一个大箩筐踽踽行走在通向田野的另一条路上，又渐渐消失在那绿色的屏障里。

然而，不幸的事就在那个秋季发生了。

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节，春儿背着一大筐猪草汗流浃背地回到家，便拿了条毛巾到小河里洗澡。河水又清又凉，她竟忘情地跳下去。然而，回到家后就嚷腿疼。她娘说许是被水激住了，便带她去看村里的医生，包了几包药，说过几天就好了。几天过去了，春儿还嚷腿疼，疼得几乎不能走路了，她娘哭着求她爹，说砸锅卖铁也得赶紧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万一有个好歹……于是，她爹变卖了一些能够换钱的家产，又借了一些钱，把她带到了县医院。

那时候年龄太小，并没有搞懂是什么病，但曾风闻与骨髓有关。直至后来，村里人也只是无限惋惜她的境遇，却很少有人提起她的病因。

住了一阵医院，花了不少钱，仍不见好转。她爹心疼钱，不愿让女儿这样住下去。从那以后，春儿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那年，她十三岁。

可怜的春儿，再也不能到田野里打猪草了，只能每天趴在床上度日子。

村里人也在无尽的叹息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小河里有精怪，附到她身上了。也有人说，她是天上的仙女，因犯了天戒，老天爷罚她在人间受罪哩……没过多久，就有一些言行古怪的神汉神婆们在她家进进出出。

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被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惊醒，就急忙趴在窗口向外窥视：可怜的春儿，正被她的两个哥哥用椅子抬着向河边走去。一个披头散发的巫婆，手举一把桃木剑（据说桃木能辟邪）上蹿下跳地紧跟其后，我顿感毛骨悚然。一帮人走到河边，巫婆抓住一只鸡就割断了脖子，血“哗哗”地流进河里，鸡被扔在地上发着“咕咕”的叫声，扑棱了几下就不动弹了。巫婆又点燃了一把纸，火苗舔着灰雾蒙蒙的河水，跳动着诡异的恐怖。突然，她猛地举起桃木剑哑着喉咙大声叫着：走走走走……我急忙钻进了被窝，闭上眼睛。

天明了，我却昏昏沉沉发起烧来。虽然第二天就好了，但我再也不敢到小河边去，也好久不敢去春儿家。

一天，姥姥说，你春儿姨想你了，叫你到她家去玩儿哩。

我怯怯地走进她的家门，春儿的眼睛红肿着，脸也由健康的黝黑变成了苍白。半晌，我俩谁也没说话，泪水分明在她的眼睛里打着转。那时，我还没学会说上一句安慰的话。

春儿渐渐好转起来。她靠着两只瘦弱的胳膊支撑在床头，用那双纤细的巧手不停地帮亲邻缝衣服、做鞋子，附近几个村庄谁家若是娶媳妇嫁姑娘的，都会拿几张红纸给她送去，她能飞快地剪出许多窗花来，从那些婆婆婶婶的“啧啧”声中，春儿常能得到一些宽心的话儿，就会开心地笑。

后来，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去上学。后来，我又到离家乡很远的镇上上了中学。这时的春儿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的母亲每天把女儿打扮得干干净净，但我已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了。再后来，却是听到她嫁人的消息。了解后，才知道是缘于她母亲的去世。一生善良、勤劳的母亲临死时望着女儿，最终也没能合上眼睛。老实、年迈的父亲，不可能像母亲那样去照顾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母亲的死，无疑是夺去了她生命的唯一支柱。然而，麻木的双腿却不能给她任何选择的权利。

男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鳏夫，名字叫“旺”，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娶妻。姥姥说，他不嫌弃你春儿姨，这就够了。那年秋收的时候，我在姥姥的家乡见到了那个男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在帮春儿的父亲做活，偶尔遇到村里的媳妇们跟他逗乐时，他也能风趣地逗上几句。但我一直没见过春儿，心里也惦念着。

转眼到了年关，学校里放了假，我决定去看望她。那天的天色阴沉沉的，我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她的家门。那是两间矮小简单的房舍，坐落在村庄的边缘处，原本他们是和婆婆一起住的，但生性厉害的婆婆不能容她，旺就靠着自己的一点积蓄，用双手和泥巴盖起了这两间房，在村庄的边缘兀立着。本以为见了面难免一场哭泣，然而我却发现她的脸蛋儿明显红润了许多，眼里也有了神采，两间不大的房子里，贴满了红色的窗花——墙上、门后、窗户、粮囤、连梁头上都是。春儿微笑又不无嗔怪地说，都是旺，哪儿都乱贴……然而，小屋里也哪儿都流淌着喜气。

说话间，旺回来了，与我寒暄后，他就从怀里抖出一条红纱巾来，问春儿中不中意。春儿就笑了。那天，我本打算很快就回去的，但春儿坚决不肯，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春儿还特意吩咐旺去买了瓶白酒，我是从来没喝过白酒的，那天也喝了几盅，旺却早已是面红耳赤。旺吞吞吐吐地说，我是第一个去她家看望她的人。春儿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旺不知所措，怔得半天吭不出话来。

那天我回去得很晚，天色越发昏暗，春儿和她的家也渐渐消失在混沌的雾气里。远处的村庄上空不断地传出爆竹的钝响，年就要到了。想起春儿，想起过年，想起我还不懂的爱情，我的心里竟为她激起一阵愉悦。

然而，不到半年光景，噩运又一次降临在春儿的身上。

谁也没料到，一向身强力壮的旺却得癌症死了，娶了一个这样的媳妇，婆婆已把春儿骂得祖宗八辈都不得安生了。旺的死，她又把气撒在了春儿的身上。更为可怕的是，旺还有个傻弟弟，旺死后，他就经常去调戏她。春儿真是生不如死！

不久，她的家人便接到了她死去的消息。她是绝食死的。据说，临死的那天晚上，天上正下着暴雨，雨水将房顶冲开了一个锅口大的窟窿。也不知她死了几天，才被人发现，身上已生了蛆。那年，她二十一岁。

多年以后的我，提笔诉起此事的时候，仍觉得心头一阵阵发堵。我甚至怀疑那曾经发生的一切，是否真实地存在过，包括春儿。

小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院子里的那一树早开的杏花，就那样任凭雨水密密地砸着。许多时候，人在命运面前，就像那棵永远也无法逃脱的树，在风雨里，做着徒劳的挣扎。

春来好踏青

郝强

整天忙于工作，即使是眼前的风景也无暇欣赏。下班的路上，忽然看见路两边的垂柳吐出了新绿，不由惊叹：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春天来了！

春天一到，气温升高，正是踏青的大好时节。这个周末，恰逢清明节小长假，我们特地起了个大早，骑车去郊外桃园踏青。

一路上，春光明媚，惠风和畅，不时有大小的蝴蝶穿梭于草丛之间，三五成群的蜜蜂也在忙碌着。郊外，到处郁郁葱葱，微风裹挟着浓浓的油菜花香扑鼻而来，我和妻异口同声说道：“真香啊！”这个香，有点醉人。

三月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到了生态园区，我惊呆了，整个桃林一眼望不到边，阡陌交通，规划得整整齐齐。桃花开得正艳，粉的像霞，大片的阳光泻在桃花上，在风的摇动下直晃得人眼睛疼，桃花的香味不比油菜花香的浓郁刺鼻，暗香浮动，只有凑近了去闻才能嗅到淡淡的清香。

我正对着眼前的桃花痴迷，“偌大一个园子，咱们从哪儿开始转呢？”妻问，“旁边有条小道，小路有意思，咱们就从这里转转吧。”一向喜欢清净，园子的大路上到处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于众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我担心会失却了自身。

曲径通幽的小路两侧，铺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草，绿如碧波，新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由于出来的早，潮气还没有完全褪去，两边的杂草还湿漉漉的，顾不上弄湿衣裤，便只顾欢欣于大片大片的桃花了，细细打量，这些桃树并不高，约莫到胸前，在园艺师的精心打理下，形态各异，曲曲盘旋的虬枝，更近似于梅花的形态了。清代龚自珍批判文人士大夫赏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所以“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见一些桃树枝上有绳子绑着，我便上前向园林师傅问道：“这些桃树是不是仅仅为了观赏才刻意修剪成各式各样的形态？”“压低了身姿，裁其杂枝，就是不让它疯长，好多结些果实。”听了老师傅的一番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一个是追求病态的美，一个是要多结出丰硕的果实。

走了一会儿，孩子累了，我们索性就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歇个脚。孩子自然很兴奋，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捉几回迷藏。捂了一个冬天，脱掉厚厚的冬装，舒展舒展筋骨，抖擞抖擞精神，一家人各有各的事。此时，我无暇与孩子嬉戏，赏兴正浓，只听见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吹的正是《金玉良缘》，游客们纷纷驻足，欲走不能，我突然想张开双臂，拥着桃花入怀。“吹面不寒杨柳风”，闭上眼睛享受着大片桃林、桃花、春风、笛声和孩童勾勒出的完美画面，置身其中，陶醉其间，可谓“此景只应天上有”。

来到一片桃林前，妻提议要拍几张照片，不曾想这家桃林四周围上了篱笆，主人正守在地头，旁边立个牌子，上面写着：进园每人一元。自然是要先出钱后进园了，于是付了钱，选了几个地方拍照片。出了这家园子，我不禁笑园主人的愚，他大概不知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桃花’出墙来”吧。

走着走着，不觉已来到园子的中央，这里真是个大游乐场，男女老少齐上阵，高有溜索惊奇刺激，又有旋转木马让人恍若回到童年，大人可以带着孩子体验逼真的小火车，也可荡着湖中小船优哉游哉，拿几个套圈碰个运气，还可以打打靶，喂喂鸽子……真是应有尽有。“现代人比古人幸福多了，”妻说，“此言差矣，”我立即反驳道。在古代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古人也有踏青的习惯，并有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比如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等。据说，这是因为清明节恰逢寒食的节令，人们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这就叫古人有古人的踏青方式，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玩法。

“清明时节雨纷纷”，每年的清明总要下点小雨的。今天，真是天公作美，正当我们准备起身往回走时，天色暗了下来，微风一阵凉似一阵，一会儿下起了毛毛细雨。春雨贵如油。我们也不用雨伞，与焦渴的大地共同沐浴着甘甜雨露，“只是苦了这些桃花，经不起风雨的折腾，落了一地。”我应声叹息。“片片桃花雨后娇，那些含苞未放的花蕾会开得更艳，”我相信妻子的话。

出游，很多人舍近求远，殊不知，郊外的桃园就是个好去处，到这里，既省了差旅费，又免了旅途劳累，它对于我来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游园出口，悬挂着“年年岁岁桃花开，今年桃花更恋君”的横幅。我钟情于这里的桃花，明年春天，我们还来这里踏青。

黄淮平原（外一首）

张治国

一块绿毡，铺到天边。
沃野千里，如梦如幻。
杏花淡淡，桃花耀眼。
苍茫林海，柳烟漫漫。
颍河清清，波映蓝天。
白云悠悠，鸭戏漪涟。
紫燕衔泥，蜂舞蝶翩。
菜花片片，村北村南。
楼群点点，炊烟团团。
炊烟下面，故事串串。
家家幸福，户户团圆。
苦也甘甜，累也甘甜。
黄淮大地，一马平川。
生也依恋，死也依恋。

春耕

黄淮二月绿意浓，
布谷声中忙稼耕。
几犁春雨花睁眼，
数缕东风草复萌。

南亩麦苗齐天秀，
北圃海棠满地红。
万垄云烟走黄犊，
伏身林塘耙月星。

雨中登岳阳楼

朱东庆

洞庭波涌云正起，
岳阳楼上风来急。
潇潇春雨染君山，
浩浩长江流天际。
范公文章千古诵，
杜圣诗篇鬼神泣。
莫叹人生悲与喜，
岁月如歌写四季。

给你一枚小柳笛

——致远在台湾的亲友

路雨

柳海深深　碧绿如烟
缠紧了每一个温馨的梦……
给你一枚小小的柳笛
那翠碧的笛管
萦满了故乡的轮廓
燃烧了漫长的记忆

记得那个小村吗
长城脚下的那个小村
你生命的第一声啼哭
就呱呱坠落在那里
而现在的她
已让你感到惊奇和陌生

记得村外那柔情的柳林吗
黄河岸边那迷人的柳林
此刻正是桃红柳绿的季节
涌动的笛音
染绿了片片思绪
屋檐下的黄昏
爬满了长长的回忆
淅沥成乱纷纷的清明细雨

给你一枚小小的柳笛
那翠碧的笛管
诱发出许多稚嫩的想象
每一棵柳眉下
都生长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记得吗
那是谁家少年爬在树上
正折嫩嫩的柳枝拧笛
那是谁家小囡蹲在树下
正拣俊俊的柳眉修饰
啊
分明是你
分明是她
柳林的三月
暴涨相思

给你一枚小小的柳笛
那翠碧的笛管
呜嘟嘟呜嘟嘟
把纯美的乡情缠满指间
让你魂荡神驰

记得母亲的注视吗
那深情的目光
斜倚在村口的老树下
回望成古老的风景
直到你离家远行时
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把母亲的心尖踩得很疼很疼

记得私塾的那位先生吗
古板的面孔
像父亲般严厉
总用教鞭
抽打你的顽皮

给你一枚小小的柳笛
那浓浓的乡音
很优美地抚弄游人的心扉
叫你无法入睡

刊头摄影　王尚

登黄鹤楼（外一首）

童新生

楚汉已别四春秋，
今日重登黄鹤楼。
唐宋明清俱往矣，
才子佳人抒忧愁。
故人虽随黄鹤去，
龟蛇锁江异锦绣。
俯闻波涛浪打浪，
江山代代数风流。

南开

负笈求学到南开，
难抑激动心澎湃。
学府北辰八十载，
桃李芬芳竞风采。
西南联大谱史诗，
总理深情洒河海。
允公允能心铭志，
日新月异创未来。

雨后

闫璐璐

层云掩日天犹暗，
风卷翠色枝已残。
落花零落香入泥，
浊水含沙浪至远。
门外家雀谱欢歌，
门内痴人续闺怨。
念君他乡雨罢否，
可有知交问冷暖。

小小说

党费

刘艳杰

三多，你抽空写份入党申请书吧。麻叔拧一把鼻涕，利索地往鞋帮上一抹，然后食指肚和拇指肚紧贴在一块儿，上下搓了搓，看着三多，满眼期待地说，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挎过盒子枪，上过战场，当时连长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没搁在心上，结果给耽误了。后来呗，我主动写了入党申请书，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批下来。唉，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不说了，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麻叔遗憾地摇摇头，深吸一口烟，吐出来，烟雾一圈一圈地缠绕着麻叔，逐渐变淡，消失。

爹，现在我不想入党哩。三多瞟麻叔一眼，心中似有难言之隐。为啥？麻叔摁灭烟，扭头剜三多一眼。爹，不是别的原因，我现在还不够入党的资格，所以我想再等等。三多说。你说啥？再等等？麻叔腮上的胡子，跟着凸起的两个肉疙瘩蛋子，一颤一颤的。对，我想再等等，等我把咱们村的贫穷面貌彻底改变喽，再入党也不迟啊。三多解释道。

麻叔沉默一会儿，继续做三多的工作。三多，自你担任村支书三年来，咱村里的变化乡亲们都能看得见哩。村里的主干道变成了水泥路，宽了，平坦了，阴天下雨再也不会干着急挪不出窝了；在你的带动和党的惠民政策下，各家各户种的种、养的养，争着比致富；路灯装到家门口，晚上跟白天一个样，三年来没发生一起偷盗事件；村里希望小学教学楼，在你的努力和台商的资助下，也落成了……三多，三年来你为乡亲们付出的血汗，足够格入党哩。再说了，别人要是问你，你是村支书，怎么连党员都不是，到时候你咋给人家解释哩？

爹，其实我也想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我愿意把个人的理想、前途与党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自愿奋斗终生。我深知，我这个村支书是乡亲们选的，我要全心全意为乡亲谋利益、求发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我的责任所在。所以，在写入党申请书之前，我得先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爹，你明白吗？

麻叔点点头。第二天，麻叔偷偷帮三多挨家挨户分发自制的意见表，征求群众是否同意三多入党。意见表上要求村民同意的打“√”，不同意的打“×”。结果全票通过。一年半后，三多光荣地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三多成为党员后，更感到身担重任：自己虽是一名村支书，但作为党员，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更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密切联系，不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人民需要党，党也需要人民，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就会随时奉献一切。

去年夏天的一天，村里的几个小孩子在家玩火，不慎引起摩托车着火，火势迅速蔓延。面对熊熊烈火，孩子们在里面吓得哇哇大哭，围观的群众不敢进去救人。这时三多刚好从乡政府开会回来，当得知孩子被困在屋里，里面还有一个煤气罐时，三多毫不犹豫，第一个冲进火海，继而又有一名年轻人也跟着冲进去。他们救出两个孩子后，衣服已被烧着，但听到一个被救小孩说屋子里还有一个人时，他们来不及扑灭身上的火，强忍着灼痛，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冲进火场。这时房内浓烟滚滚，眼睛无法睁开，呼吸极度困难，但他们毅然摸索着前进，奋力寻找被困孩子。就在此时，摩托车油箱爆炸，当三多从熊熊大火中奋力救出最后一名被困孩子时，房子里的煤气罐突然发生爆炸，三多被强大的气浪冲出十几米远，重重地摔在地上。然而，三多仍用身体紧紧护住被救的孩子。此时，三多全身烧得焦黑，那个年轻人全身也被烧伤了，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但他们仍关心孩子安危，口中呢喃不已：孩子没事就好！孩子没事就好！后来，年轻人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三多由于器官衰竭，永远地走了。

三多出殡那天，全村老少 800 余人披麻戴孝……

前段日子，我在县里突然遇见麻叔。我忙给他老人家敬烟打招呼，麻叔，您大老远来县里有事吗？麻叔接过烟，摸出打火机，摁了下，点着烟，手不停地抖动着，又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说，我想到县组织部给三多交纳党费哩。

我疑惑不解，麻叔，三多他——

麻叔泪眼汪汪地低下头，三多走了，可他临终托付我，让我每年 7 月 1 日前给他交党费……

“党旗礼赞——纪念建党 90 周年”征文活动启事

今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的光辉节日。9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波澜壮阔的辉煌史诗。为了隆重纪念党的 90 华诞，记述、歌颂党的功绩，回顾周口自有党的组织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展现周口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周口日报社特举办“党旗礼赞——纪念建党 90 周年”文学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以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不同历史阶段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讲述最难忘的时刻、最深刻的教育、最感动的人物，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我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征文形式

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回忆录等文学形式。

三、征文要求

1.以建党 90 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为题材。

2.作品应做到主题鲜明，脉络清晰，文字流畅，字数在 2500 字以内。

3. 征文作品通过 E-mail 发送到 zkrbwyfk@126.com 邮箱；主题注明“党旗礼赞征文”字样；在作品后写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

4.征文截止时间：2011 年 7 月 1 日

周口日报社文化生活部

2011 年 4 月 14 日